

《人造人鄧先生》

人物：

鄧先生	年約四十幾歲，呆板模樣，工整西裝頭
王先生	年約五十幾歲，笑臉模樣，平頭微胖
衛兵 A	高瘦
陳先生	年約四十出頭，清瘦模樣，及肩中短髮
林先生	年約六十，硬朗模樣，白髮圓臉
蔡先生	年約四十，矮胖模樣滑稽
楊先生	年約三十多，高瘦八字眉，一臉衰像
妻子	年約三十多，盤髮清瘦，黃臉模樣
兒子	年約十五歲，高瘦清秀
衛兵 B	矮胖
士兵	中等身材
黃先生	年約六十出頭，略為壯碩，但卻鼠目左顧盼望，不安模樣

第一場

地點：審問室

（一張空桌，上面擺著三顆球，分別是紅色、白色和藍色。兩張椅子，鄧王兩人各別坐；有聚光燈照著鄧先生。）

王先生：我們開始一場可笑的遊戲，你看前面，有三顆球……

鄧先生：又是球？

王先生：人生就像顆球，不是嗎？總會回到起點。

鄧先生：我……

王先生：別我了，我都不是我了。

（王先生大笑。）

鄧先生：那麼我選紅色那顆球。

王先生：是血，鮮血的證明？

鄧先生：不，那是歡愉的象徵……是這樣的，不……不是死亡。

王先生：放心，你不會死，只是總要受點訓練。

鄧先生：怎麼樣的訓練……

王先生：人格上的養成，可說是場奢持的訓練，你說不是嗎？

鄧先生：會流血嗎？我還不想……

王先生：你說文字還真是個奇妙的東西，只不過是個紅色，卻有千百種的解釋，
假如我是你，我會告訴我自己，那是血，是存在的證明。

鄧先生：但是我還不想死。

王先生：沒有人要你死。

鄧先生：那麼是……

王先生：要你生不如死。

鄧先生：什麼？

王先生：開玩笑的，老同事這麼久沒見面了，連個幽默感都沒有了。

鄧先生：我……

王先生：別我了，有時候死了會比較好一點，只可惜……

鄧先生：開玩笑也要看場合呀？

王先生：這裡剛剛好，不多也不少。

鄧先生：您在說什麼？

王先生：你可能是人造人？

鄧先生：什麼？

王先生：你可能是……人造人？

(王先生無表情地微笑。)

鄧先生：您又在開玩笑了。

王先生：抱歉，這次沒有，但有點好笑。

(鄧先生乾笑。)

鄧先生：那就是開玩笑嘛，這次我聽懂了。

王先生：抱歉，你還是沒聽懂，你真是個廢渣。

鄧先生：你說什麼……

王先生：你看，這次是個玩笑，但你卻沒跟上我的腳步。

鄧先生：你饒了我吧。

王先生：我也想饒了我自己，但是有些事情我們也饒不了我們自己，像是這場內戰。

(鄧先生低頭掩面。)

鄧先生：我說，都已經過了一個多月了，一個月的審問了，政府到底想要幹嘛？

王先生：您先不要急嘛！

鄧先生：不要急？都已經一個多月了，我已經一個月沒有出去，沒有跟外面的世界接觸，我就被你們監禁在這裡，你們……到底想幹嘛？

王先生：我們什麼都不想幹嘛！只想好好地了解你。

鄧先生：我有什麼好了解的，我的一切你都不知道嗎？少騙人了，王志先。

王先生：真高興你還記的我的名字，鄧志宏。

鄧先生：我怎麼可能不記得你的名字，三年前，在人民會堂的抗議活動中，你被政府逮捕之後，組織就在七天後宣布，你已經在集中營裡被折磨致死。

王先生：你放心，過幾天，你也會去那個地方，折磨致死……

(王先生笑。)

鄧先生：今天也把球選完了，我可以回去了嗎？

王先生：不行，難得讓你出來透透風，你卻這麼的不領情……

鄧先生：這叫透風，一連一個月，不停地問我的童年、家庭、愛情、朋友和價值觀，你覺得我會高興嗎？會覺得輕鬆嗎？這簡直就是審問。

王先生：這本來就是審問，要不然你以為這裡是交誼廳呀，還是你希望我是個穿著網襪的小妞，最好戴著兔子帽，扮傻。

鄧先生：你……

王先生：我怎麼樣，假如你願意的話，我明天扮給你看。

鄧先生：不用了。

王先生：當然不用，我跟你開玩笑的，你還跟我當真。

鄧先生：我……

王先生：你別再我了，你根本沒有我。

鄧先生：我只是希望有杯水。

王先生：好的。

(王先生對外招了招手，一位穿著軍服的衛兵進來。)

王先生：這位大爺，他要一杯水，最好是兔女郎口味的。

鄧先生：你一定要這麼消遣我嗎？

王先生：一杯白開水。

（衛兵下場。）

（沉默，王先生開始玩起眼前的三顆球。）

王先生：你為什麼不選其他兩顆球。

（鄧先生將王先生手中的紅球拿過來，凝視著。）

鄧先生：白色的那顆，太空白了，我不喜歡那種感覺，有點寂寞。

王先生：那藍色那顆呢？

鄧先生：沒興趣。

王先生：為什麼？

鄧先生：就沒興趣。

王先生：你一定要這麼冷淡嗎？

鄧先生：你一定要這麼挖掘別人內心的隱私嗎？

王先生：我只是想知道你的喜好。

鄧先生：我沒什麼喜好的問題。

王先生：那為什麼要加入叛亂軍的組織。

鄧先生：我……

王先生：對我而言，紅色的那顆球代表血腥，白色的球代表自由，而藍色的球則代表理想，我告訴你我的了，你呢？

鄧先生：這是政府叫你做的嗎？

王先生：不是，這是我麼興趣。

鄧先生：你為什麼會離開組織？

王先生：沒有為什麼，只是不相信而已。

鄧先生：不相信什麼？

（王先生站起來走動。）

王先生：不相信自己存在的價值，自己到底是爲了什麼而誕生到這個世界上，是爲了戰爭，還是爲了家庭，但不管如何，終究無法爲了自己，因爲外面的世界太強大了，我們只能委身一處，將自己擠壓擠壓再擠壓，擠壓到血肉模糊的地步，我們甚至不了解自己就這麼死了，但是我們終究必須透過其他的東西來了解自己，那就是理想，唯有理想才可以拯救自己已經僵死的心。

鄧先生：什麼時候變得這麼感性了？

王先生：這不是感性，這是對你說得。

鄧先生：別想說服我。

王先生：你一直誤會大了，不是我說服你，而是你說服我。

鄧先生：我口渴了。

王先生：衛兵……

（衛兵上場將水拿給王先生，王先生遞給鄧先生，鄧先生喝著。）

王先生：我從來沒有死，那是組織內部放的消息，因為他們知道，只要進到了集中營就會知道一切的真相，所以他們根本不敢張揚，唯一有的記號，就是以死亡代替，而你就是那個輕易被記號騙過去的笨蛋。

鄧先生：組織何必要這麼做，政府給了你什麼好處？

（王先生坐回位置上。）

王先生：他給了我三顆球，讓我選擇，而你選擇了紅色，死亡。

鄧先生：我……還不想死，就看在我們是老同事的份上，我們加入組織也有不少年的時間了，幾乎所有的青春都付諸其上，我……

王先生：你放心，你死不了得……

鄧先生：你要幫助我逃跑嗎？

王先生：不可能，因為根本沒有牢籠，你怎麼逃跑，除非這個世界，這個生命對你而言就是牢籠，唯有一死，才是逃脫。

鄧先生：我說過我不想死，沒有意義，我還要革命，把這個腐敗的政府打下來，那些污穢的政策和官僚，都要將他們拉下……

王先生：之後呢？你再坐上那腐敗的政府，在當上那污穢的官僚。

鄧先生：你在講什麼？

王先生：我從來沒看過被設定這麼完善的人造人，通常都會有點瑕疵，例如會反叛，會思考，但是沒想到你，竟然這麼的完美，完美的愚笨。

（王先生從頭到腳打量著鄧先生。）

鄧先生：你到底想說什麼？

王先生：我們都是被製造出來的人造人，你和我都是。

鄧先生：都是什麼？

王先生：我不想再玩那種一問一答的愚笨遊戲，你是人造人，就這樣。

鄧先生：我？

王先生：你記得你的母親嗎？

鄧先生：當然記得。

王先生：她是個怎麼樣的人？

鄧先生：很溫柔，然後……

王先生：脆弱、感傷和易怒。

鄧先生：不是這樣的。

王先生：那是……

鄧先生：我的母親對我很好，會煮飯，會洗衣服，會哄我睡，會唱兒歌給我聽……

王先生：你以為自己幾歲呀？

鄧先生：不對，因為我們長大後，要工作，跟朋友，還有同事、妻子和家人，以及革命的工業……

王先生：母親不是家人嗎？

鄧先生：當然是，只是……我們都會長大了……

王先生：你根本沒有小過，你從事革命之前的記憶，都是由恐怖組織的中心電腦輸給你的，就和我腦中的一樣。

鄧先生：不可能，你只是在用邏輯和心理戰術在模擬催眠我的情境。

王先生：我不需要費這麼大的工夫，因為你問問自己最清楚。

鄧先生：不……這是陷阱，因為自己最容易限於自己的監獄，你是故意的。

王先生：那來問問你的童年，之前你說一直很在意隻叫做漢納的小狗，因為你覺得他會來咬你，你感到極度的恐懼，甚至因此不敢出門，因為你怕每隻狗或者動物甚至是人，都會像漢納一樣來咬你，只是，真的有漢納這隻狗嗎？

鄧先生：廢話，當然有，我幹嘛對自己的記憶說謊。

王先生：你當然沒有必要對自己的記憶說謊呀？但是有可能記憶對你說謊，或者根本就沒有這段記憶存在這個世界上，那是由電腦輸入你的腦中。

鄧先生：拜託，我曾經流過血革命打戰，我的皮膚曾經被撕裂割傷甚至燒傷，那種理想的存在，都是我是人的證明……好嗎？

王先生：是嗎？你真的相信自己講的話？相信這場內戰？相信不切實際的夢想？可是你知道現在的科技有多發達嗎？人類可以將自己想要培養的器官，放在大腿的內側作養殖，你怎麼可以推定自己不是被養殖的那個部分呢？包括你的理想和記憶。

鄧先生：當然呀，那腦呢？你怎麼說？

王先生：當然有個類似微晶的軟件放在你的腦中央，以利用來控制和記憶你的行為模式和價值判斷，這都是很輕而易舉得，想想電腦高手的你，應該更可以理解我在說什麼。

鄧先生：就算那樣又怎樣，那心臟呢？我的脈搏呢？這也都是養殖的嗎？也都是由那個微晶軟件控制的嗎？

王先生：理論上是，但我也不能保證，除非你願意，用把利刃朝向肋骨中心的下方約三公分處，將刀子往下彎然後朝上方伸刺，那既可以躲避掉肋骨的保護，也可以測試一下，你是否為那可笑又脆弱的人類了。

（王先生從抽屜裡拿出一把短刀欲交給鄧先生。）

鄧先生：你瘋嗎？難道政府都是這麼逼迫叛亂軍自殺的嗎？

（鄧先生站起，大力拍打桌子，然後逐漸地癱軟坐下，短刀掉落在地。）

王先生：那我呢？

鄧先生：你早就投叛了，你沒有資格說這種話？

王先生：那你呢？根本沒有那隻所謂漢納的小狗吧？

鄧先生：有的，牠在我八歲的時候……

王先生：咬了你嗎？

鄧先生：沒有，牠只是……

王先生：只是什麼，牠竟然沒有咬你，你在怕什麼？

鄧先生：他對我吠，對我吼叫，我會怕，我感到恐懼，我覺得內心有一股恐怖的

力量在擴張，我覺得牠會把我吃掉，我好痛，我覺得我會被吞嚥掉，或者被排掉。

王先生：那就對了，這個輸入的指令就是讓你害怕這世界所有有生命的一切，包括動物、植物和人類。

鄧先生：不對，這個恐怖不是這樣。

王先生：那是怎麼樣，小鄧，我也這樣，你不用擔心，我可以了解你的痛苦。

鄧先生：了解，那現在你在幹嘛？

王先生：我在了解你，我是善意的，要不然這一個月的時間，我可以對你更嚴酷的對待。

鄧先生：我……

（鄧先生抱頭噤聲啞口。）

王先生：我知道，你很擔心很害怕。

鄧先生：但是我真的不是人造人。

王先生：我知道，但是假如有一種可能……

鄧先生：不，沒有這種可能，一點都沒有。

王先生：當然沒有，那你的妻子還有兒子你還記得嗎？

鄧先生：當然。

王先生：說說你第一次見到她吧？

鄧先生：我第一眼看到她我就知道我喜歡上她了……

王先生：爲什麼？

鄧先生：我說不來，就是一種喜歡，從胸口湧出，臉紅，會害羞，會想跟她多講話，但是又不敢，想要看她，但又害怕被她知道，偷偷地跟著她身旁，甚至有點偷窺的傾向。

王先生：很好，這都很好，只是你正在確認對方不是嗎？

鄧先生：什麼意思？

王先生：就像是機器狗，你買過給你家的兒子沒，是種很有意思的玩具，你可以養一隻，就不怕他會咬你了，除非你的指令實在太根深蒂固，要不然應該不會害怕才對。

鄧先生：你到底想幹嘛？

王先生：我就直話直說了吧！玩具狗通常會透過紅外線確認目標物之後，就會對目標物所指定的指令，作出動作或者情感的暗示，因爲那個目標物本身，就有含構指令的內建。

鄧先生：我累了……

（王先生站了起來，又隨即坐下。）

王先生：不好意思，我知道我太魯莽了，但是我希望你再給我一點時間。

鄧先生：我選那個白色的球這樣就可以了吧？

王先生：不是，那只是我個人的喜好，跟這場談話的過程沒什麼太大的關係，我只是希望你放鬆，但沒想到，卻帶給你更大的負擔了，真是抱歉。最後，

談談你的寶貝兒子就好了。

鄧先生：你該不會說他也是個含構指令的內建物吧？

王先生：當然不是，他可是你活生生的兒子不是嗎？

鄧先生：我……實在分不清楚你說的話，到底哪句話是真的，哪句話是假的，哪句話是真心的，哪句話又是虛偽的。

王先生：這都不是重要的，重點是，你的兒子，他剛出生的時候，你是怎麼樣的心情？

（王先生從口袋拿出香菸，熟捻地抖煙、點煙，然後抽煙。）

鄧先生：我沒有心情。

王先生：沒有心情，這點讓我很驚訝，我還以為你會高興地流鼻涕。

鄧先生：那時候正是叛亂軍的行動過程，我來不及趕到醫院，等我到了之後，母子都已經出院了，而那時候我看到他，我只是感到一股沉重的負擔，但是現在，卻是甜蜜的。

王先生：你沒在醫院？

鄧先生：我知道你要說什麼，他也是人造人，也是含構指令的內建物。

王先生：這倒不是，科技還沒這麼進步到，可以把人造人從嬰兒成長到大人。

鄧先生：很好，我想這是我們今天唯一的共識。

王先生：因為他可能是別人的兒子。

鄧先生：幹你他媽的。

（王先生將煙遞給鄧先生，鄧先生也順勢抽了起來。）

王先生：你記得他畢業典禮出車禍的事嗎？

鄧先生：當然知道，他還骨折了，那時候我接到電話，手還在微微顫抖，我想該不會是叛亂軍的誤擊吧，是我牽連了他……

王先生：我想總會有記憶導錯的一瞬間……只是沒想到這麼快就……

鄧先生：什麼？

王先生：沒有，你可以回去了。

鄧先生：你剛剛說什麼？那是什麼意思？

王先生：我想你也察覺到了吧？

鄧先生：察覺到什麼狗屁？

王先生：你兒子根本還沒有畢業，他才國小四年級而已。

鄧先生：你搞錯了吧？

王先生：可能是你太專心叛亂軍的活動了，有時候人會忘記某些事情，只是，那是你的兒子，不是別人的。

鄧先生：不對，這一切都不對，你到底想幹嘛，我可以聽你的話，選白色的球，我也可以不再從事叛亂活動，但是你不能這樣對我，不能呀……

王先生：我怎麼對你了？

（鄧先生從椅子上癱軟下來，望著地上的短刀，將它拾起偷藏在衣縫裡。）

鄧先生：你剝奪掉我身為人的可能和意識，甚至是尊嚴和希望，我不知道該相信

自己，還是你，不管是捫心自問，還是他人，對我而言都已經沒有意義，因為都已經失去意義，對我，對這個世界，甚至是對過往，我都已經失去原有的信任，或許一開始就沒有，只是我一直假裝有。

王先生：我不懂你在說什麼，明天你就可以去集中營了，我希望你用自己的眼睛確認一切，即使你不相信，但是真理是出現在別人身上的。

鄧先生：你這個惡魔。

（王先生微笑，對外頭的衛兵揮手。）

王先生：我是天使，再見了。

（鄧先生被衛兵扶下，而後衛兵上。）

衛兵：長官，這次又損害一個人了。

王先生：那水？

衛兵：長官吩咐得，我都做了。

王先生：是大麻嗎？本來是想讓他放鬆心情一下，要不然這遊戲就玩不起勁了。

衛兵：我確定。

王先生：有時候也不知道政府這麼幹是爲了什麼？

衛兵：我也不太清楚。

王先生：連我也要先騙自己才行……

衛兵：聽內部說……可能是關於人心的實驗……

王先生：那些生化毒氣的實驗還不夠嗎？上面那些人，是因爲沒什麼好玩的了嗎？現在連人心都拿來玩，真是壞透了。

（王先生笑，將桌上的三顆球，拿起來在掌心旋轉。）

衛兵：對呀，真是壞透了。

（衛兵也笑。）

（燈暗。）

第二場

地點：集中營

（燈亮後，鄧先生在舞台中央表演被人群碰撞、迷失的模樣；不時吶喊，又歸復失望而沉默。直到陳先生的咳嗽聲進，一切才恢復正常。）

陳先生：喝杯水吧？

鄧先生：不了。

陳先生：你總是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呀？

鄧先生：我需要思考一下。

陳先生：我想也是，但是身體總是要顧一下。

（鄧先生沉默。）

陳先生：我說……

鄧先生：爲什麼要喝水？

陳先生：因爲口會渴呀，這個個問題不是白問了嗎？小鄧，你腦子還好吧？是被渴壞了嗎？

鄧先生：我是說，我們既然是人造人，怎麼可能會渴？

陳先生：人造人不是機器人，何況……

鄧先生：不是機器人，那麼是……

陳先生：人造人呀！

鄧先生：不都一樣。

陳先生：可不一樣，機器人是玩具，人造人可是一半的人。

鄧先生：你瘋了嗎？

陳先生：有問題的人是你。

鄧先生：你有沒有尊嚴。

陳先生：尊嚴？我很久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了。

鄧先生：真是夠了，那當初你加入組織是爲了幹嘛？

（陳先生大笑。）

陳先生：你這個人真好笑……

（鄧先生一拳打向陳先生，兩人發生扭打，眾人上。）

鄭先生：你們這是幹嘛？

林先生：夠了，你們都住手。

楊先生：他們真的以爲這裡是馬戲團。

蔡先生：不對，他們以爲這裡是立法院的質詢臺。

（眾人將兩人分開，鄧先生倒坐在地。）

鄧先生：笑，笑你媽，幹！

陳先生：你真以為他媽的組織是革命、是理想嗎？你真是蠢到可以，說穿了，還是不為了你自己的虛榮心，你的英雄主義，什麼愛國，都是屁。

鄭先生：你們夠了沒。

蔡先生：你們看，果然是在質詢臺，我就說，他們在互相質詢的過程中，有點不愉快，就抱在一起，互相安慰了一下。

楊先生：好大的一下，像是空中飛人，你丟……我撿……

蔡先生：撿撿撿……

（林先生回過頭看向蔡先生和楊先生。）

林先生：你們兩個……

鄭先生：夠了沒。

（全場沉默，鄧先生站起來。）

鄧先生：我……才不是人造人，你看我有心跳，可以喝水，會排泄。

鄭先生：我們都知道。

鄧先生：你們為什麼不逃出去？

蔡先生：這裡很好呀，有吃又有住。

林先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難言之隱。

鄧先生：說穿了，你們只是不想為這個國家付出生命，為人民，為家庭……

陳先生：也為了你自己……

鄭先生：小陳。

鄧先生：對，你們都對。

林先生：小鄧，我們就是從來都沒有認為我們對過才這樣，你可以了解我們嗎？

陳先生：你一定要說出這麼噁爛的話嗎？

蔡先生：我也覺得，畢竟我一直覺得自己很對。

楊先生：我覺得自己半對半錯，有時候分不清楚自己是對是錯，但是我都會丟硬幣，正面就是對，反面就是錯。

鄭先生：組織的事情我不予置評，但是你真的從來沒有後悔過你進組織的事情嗎？你真得覺得自己的人生因此而有價值了起來了嗎？你覺得你真的用對了方式愛人嗎？

鄧先生：我……

陳先生：你去拉你的屎吧！

蔡先生：我的媽呀，你講話真的是太不文雅了。

楊先生：不過我喜歡。

蔡先生：其實我也是。

林先生：那你呢？你也喜歡嗎？

鄧先生：什麼？我……

林先生：你喜歡這個集中營嗎？

鄧先生：我……不清楚。

林先生：我想當初組織再告訴你政府的事情的時候，一定跟你講了一些虐民、暴政和賄賂的事，但是你有親眼所見嗎？

鄧先生：你以為這樣，我就會相信你？

陳先生：那這裡呢？

鄧先生：什麼？

陳先生：這座集中營，當初組織在跟我們說的時候，是口口聲聲地說，這裡是充滿著各種不人道的生物體實驗，包括毒氣、病毒、藥物和疼痛試驗，結果？用你那張鼠目的小眼看看，看看你厭惡的四周，有的是什麼？游泳池、活動中心、森林，甚至是一天三餐的豐富餐點。

鄧先生：我可不是來療養的。

楊先生：我可能是。

陳先生：你當然不是，畢竟你可是國家的英雄，這個國家還等待被你拯救。

鄭先生：夠了。

林先生：我想小陳的意思是，不管是國家、組織或人，與別人的關係最重要的就是信任，連這麼一點要求都沒有的話，我實在不相信還有討論的空間。

陳先生：當初組織就嚴正說明，進入集中營的人無倖免，而他們、我和你呢？難道，我們都已經是死人了嗎？

鄧先生：是。

楊先生：他說我們是死人耶。

蔡先生：你到底怎麼進組織的呀，組織最低要求不是智商要一百八嗎？

楊先生：靠了點關係。

蔡先生：靠關係去死呀？

陳先生：對，就是靠關係去死。你知道假如不是組織發動叛亂內亂，有多少的人和多少的家庭不需要被迫離散，每年的節慶和各種機關的活動都可以照常進行，學校也不用被迫關閉，他們戰爭的理由，只是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但是他們有問過人民嗎？沒有，他們只是覺得那是場神聖的戰役，請問神聖的背後究竟是什麼？

鄧先生：屎……但是我會拉屎。

蔡先生：我也會。

楊先生：我也是。

林先生：我們只是在質疑另一種可能性。

鄧先生：也包括我們是人造人？

鄭先生：這點我們意見都不同。

鄧先生：什麼意思？

鄭先生：我和林先生都覺得八九不離十。

鄧先生：那你呢？

陳先生：我不知道，反正是什麼都好。

蔡先生、楊先生：也問我們呀？

鄧先生：想不到我們竟然一樣，但是我絕對不是什麼都好，我一定要是人，要不然我不知道自己生存的意義。

陳先生：爲什麼要有意義？

鄧先生：因爲……因爲要有目標，要有理想，要有希望，然後……

陳先生：所以要犧牲別人的理想，別人的希望，別人的目標。

鄧先生：我可沒這麼說。

林先生：只是，當我在回顧我一生的同時，不好意思……

（林先生哽咽了起來。）

林先生：我不知道，我究竟幹了什麼。

蔡先生：我也是耶。

楊先生：因爲你比較遲鈍呀。

陳先生：沒有關係，從現在……

林先生：你不要再說這種話了……

鄭先生：小陳只是……

陳先生：沒關係。

林先生：當我第一次逃出這集中營的時候，我真的很高興，因爲我以爲我獲得了自由，不再屬於組織或者政府，我是屬於我自己的，所以我打算回家，回到那個我已經三年多沒有回去的故鄉。但是，一切都已經來不及了，她，我的妻子已經改嫁，她已經嫁給她以前一直喜歡的童年玩伴，我的女兒，竟然喊那個人叫做爸爸。而我，只能站在遙遠的蘆葦叢旁偷望她們，之後，我再度加入組織，在暴動和戰亂的同時，我有一點點的希望，假如一顆子彈可以輕易地滑進我的心臟的話多好，真的多好。只可惜，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我再也知道這個世界沒有什麼可以相信，所以當我有意識的時候，我已經再度被抓進集中營，而且我寧願相信自己真的是個人造人。

鄧先生：你太懦弱了，你應該把你的妻子搶回來，你有法律上的地位，甚至你可以告她重婚罪。

陳先生：法律上的地位？重婚罪？你真的是無可救藥了。

楊先生：他說你沒藥可以救了耶。

蔡先生：心臟病嗎？

陳先生：對，他根本沒心沒肝。

林先生：在那一瞬間我真的沒有辦法，我可以遇到多麼強悍的敵人都不畏懼，但是唯有面對我的妻子，和天真的孩子，我真的沒有辦法，因爲我知道那是我虧欠他們的。這十幾年來，我所做的，只有爲組織奮鬥，或者也只是爲了滿足自己那脆弱的自尊和虛榮心，所做的最後奮鬥，和自己……其實，我知道他們想要的東西我……

鄧先生：你要奮不顧身地……

蔡先生：努力治療心臟病嗎？

楊先生：是喪心病。

林先生：你說重婚罪嗎？

鄧先生：嗯。

林先生：我曾經外遇過，但是我的妻子卻一聲不吭地原諒了我。

鄧先生：這不代表你沒這個權利。

林先生：對，我沒這個權利，你說的奮不顧身，我都知道，但是我不甘願，因為我覺得我是個男人，男人你懂嗎？就是要假裝自己很強壯，吝嗇給於任何情感上的東西，包括自己最親的人。

鄧先生：我……

林先生：所以當我再度進到集中營的時候，被政府的人員告知，人造人假如重新回到組織給予的家庭的同時，就會造成彼此系統的混亂，而發生誤認對方，或者看不見對方，我想你應該也被告知過吧。

鄧先生：那根本就是為防止我們逃跑的謊言。

林先生：或許吧？

鄭先生：但是這對我們卻很重要。

鄧先生：為什麼？

陳先生：因為……

林先生：我來說……

陳先生：嗯。

林先生：或許，我內心正竊喜著，總於有一個出口，可以告訴我，這一切都不過只是個電腦算出的程式系統，而不是……

鄧先生：她們可能以為你死了？

林先生：其實，在很久以前我就死了，就一個丈夫和父親的身分。

鄧先生：所以你就逃避？

鄭先生：嗯，我也是。

鄧先生：你們都是活生生的人呀！

鄭先生：不是，我們都死了，只是再被改造。

林先生：當你走出這座集中營，你只有兩個選擇，死亡和重新回來，只是重新回來的並不多。

蔡先生：我……也曾經出去過。

（大家回過頭看向蔡先生。）

蔡先生：只是我再也找不到我的家人和朋友，當我回到家的時候，整棟公寓已經被炸掉一半，掛在牆上的照片，也只剩下一個角落，我甚至分不清楚哪雙腳是哪個人的。之後我就回來了，其實我知道，我再也見不到他們，只是在這裡，我就不用一直等待，那一雙雙不會再回來的腳。

鄧先生：你們大家怎麼了？

蔡先生：但是我不相信自己是人造人，一直都沒有過，因為我知道，我的家人是真實存在過的，他們的眼淚和他們的體溫，在我離開的時候，深深地灼

傷我的臉頰，那邊的溫暖，我不可能忘記，那也是我心跳的來源。

楊先生：老蔡，幹嘛突然變得這麼感性呀？

蔡先生：忘記了……

（大家笑，除了鄧先生。）

鄧先生：難道你們都沒點自尊心嗎？

楊先生：沒有。

陳先生：我媽一直在等我回去，只是我知道不可能再回去了。

鄧先生：我們一起走呀！

楊先生：他不太跟太有自尊心的人一起走。

鄭先生：要走你一個人走吧！

鄧先生：爲什麼？

鄭先生：他走不了了。

鄧先生：因爲政府的關係？

鄭先生：不是。

楊先生：他有病。

蔡先生：但是不是你那種喪心病。

楊先生：這麼快就回到崗位了呀？

蔡先生：當然，要不然跟這些死人相處，怎麼會有樂趣？

陳先生：某次，我奉著組織的命令，在某棟廣場的中心安置炸彈，那次我意外炸傷了我的弟弟，或許不是意外，因爲我明明知道他每次放學都會經過那裡，但是我還是照做了。我內心有一點點的聲音在說，怎麼會這麼巧，應該不會吧？這次行動後，應該可以在組織內，受到更多的讚賞和期待吧？那時我才十七、八歲，我以爲別人的眼光就是我的全部了，相較於什麼都不在乎，而默默做著自己事情的弟弟，我更是由衷地感到厭惡，他怎麼可以……這句話才縈繞在我心頭。怎麼可以這麼輕鬆地自己一個人活著。

鄧先生：那不是你的錯。

陳先生：你憑什麼這麼說？

鄧先生：我……

陳先生：你就像是當初那個可笑的我。

鄧先生：只因爲他不原諒你，你就不願意回去可憐的老母親的身邊？

陳先生：別隨便替我媽加上可憐兩個字，你以爲你是誰呀，你想再挨一頓嗎？

林先生：小陳……

鄭先生：他弟弟原諒他了，還說這是他的工作，沒有辦法。

陳先生：我根本沒有什麼工作，我只是想要大家注意我，關心我，像個要糖的孩子一樣，但是我真的沒有想到，他會因此失去雙腳，我真得……

鄧先生：但是他已經原諒你了。

陳先生：對，原諒我了，但是你知道被得理饒人後的那個人，他要怎麼辦，他到

底要怎麼辦，他連反擊的空間都沒有，只能一輩子都被鎖在那份永無彌補的愧疚裡。我寧願，他恨我，怨我，一輩子不原諒我，我也才可以彌補，但是他什麼都不要，只是迎著笑臉望著我。那瞬間，我竟然想殺了他，在這個念頭閃出以後，我就再也沒有回到那個家了。

林先生：他其實了解你的傷痛，只是他不願意，再碰觸。

陳先生：但是我已經回不去了，至從那件事後，我就像發狂似地為組織從事任何任務，不論是暗殺還是恐怖攻擊，我都做得毫無情緒，就像是在編織東西，只想在固定的時間完成任務。我真的以為只要眼睛閉上，所有的一切就會消失，但是沒有，什麼都沒有，只是變得更壞，更壞，當有一天我清醒過來了，我經發現，我已經腐敗不堪了。你們知道我怎麼清醒的嗎？我開始拒絕，不再講求什麼權利，承認並且道歉，那瞬間我才開始思考，很愚蠢吧？我活到三十幾歲才開始思考，我才開始對這個世界好奇，我……

（陳先生痛哭。）

鄧先生：太蠢了你們，為了這種懦弱的原因痛哭……

蔡先生：外頭的森林開始轉季了，鳥叫聲也停了。

楊先生：就像是黑暗的房間透進了一道光。

鄭先生：多少的人在戰爭裡，走進去就再也沒有出來了？

陳先生：你說我們是人造人很重要嗎？我的答案和一開始一樣，我還是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活著這件事情，是不需要被其他的事情干擾得。你的在乎，只是你虛妄而且虛榮的堅持，因為你不存在。

鄧先生：你們都瘋了，被洗腦了。

陳先生：我已經快死了，為組織做事的過程中，我也被拿去做了許多的藥物試驗，現在，我只要能待在這裡，看著室外和煦的陽光就夠了。

（鄧先生失心地狂笑著。）

鄧先生：快死了？這太好了……那就證明你不是人造人了，那麼我也……

陳先生：不，那種藥物作用，不管是人或人造人都會造成損傷。當初組織製造人造人，主要就是為了從事實驗，所以基本上就是消耗品，但是也跟真人混雜使用著，重點是為讓人類沒有發現人造人的存在，所以才會特別麻煩沒有將飲食和排泄功能去掉，因為人類世界根本無法承認異物的存在。

（陳先生不停咳嗽。）

陳先生：最後，你還是要出去嗎？

鄧先生：我只是……

陳先生：只是？算了，那裡看到了沒有？有一道白色的門，你走出去後就會看到中庭的花園，之後在門旁右邊第三棵樹下，有個狗洞，爬過後經過一片菖苜園，看到藍色的柵欄，爬過去就可以看見分界河，游過去就可以到達你想要的自由了……

鄧先生：你怎麼會知道那些？

陳先生：大家都知道，有時候我們甚至以為，那根本故意……

鄧先生：我指的不是這個。

鄭先生：小陳他曾經是組織內部的生技開發人員……

鄧先生：什麼？那麼……

（鄧先生擰住陳先生的領子。）

鄧先生：真的有人造人這種東西？

陳先生：無可奉告。

（鄧先生和陳先生扭打。）

林先生：你們都給我住手。

（之後眾人將兩人分開。）

鄧先生：血……是血耶，是熱的，熱的……

鄭先生：小陳，小陳……

（小陳倒臥在地。）

林先生：快通知管理人員。

（林先生跪在陳先生身邊，楊先生急救著。）

陳先生：老林，我告訴你，我真的寧願相信自己是個人造人，寧願相信自己是個沒有感情的人，你懂嗎？

林先生：我知道、知道，你先不要說話，休息一下。

鄧先生：我是人，是人……你們這些怪物，不要玷汙我，穢物……惡魔。

鄭先生：叫他閉嘴。

陳先生：我可以回家了嗎？

林先生：可以。／鄭先生：不行……

蔡先生：大家快過來幫忙，小陳昏倒了……

楊先生：完了，沒有心跳了。

鄭先生：怎麼可能……

（大夥在混亂的過程中，鄧先生下。）

（燈暗。）

第三場

地點：家中客廳

（舞台上擺放一餐桌，餐桌有四張椅子，桌上有餐盤及食物。）

（燈亮，聚光於鄧先生身上，其他區域皆暗。）

鄧先生：不行，我不能開始被擺弄，我要出擊，我要去迎擊。但是到底是去迎擊什麼？敵人嗎？還是我自己，說來可笑，不過就是一種理念，只是這種理念，卻是根植在於我們身上，一種普遍的經驗，是這樣嗎？不對，我被教導，被引導到一條錯誤的道路上，所以我要自己去證明，去走出那條可笑的道路，但是我有這個本領嗎？

（鄧先生來回踱步。）

鄧先生：說什麼人造人，家庭會因為我再回來而失去方向？什麼系統的混亂，什麼會像機器狗那樣，會忘記我，認錯我，甚至看不見我，多麼輕易的謊言，竟然為了他們那種卑劣的情操，說得出口，不愧是人呀？

（鄧先生大笑。）

鄧先生：不對，這樣不對，一切都不對……他們為什麼要撒這麼破綻百出的謊，我都回來幾天了，也都沒有發生以上的狀況。一定有計謀，一定有……不對，也不對，我怎麼可能是人造人，但是他們既然是人，那我也應該是人呀？但是如果他們不是人，那我就不是人造人了，不對……但是我……不見了，怎麼回事，我怎麼不見了，我在反覆地推論下，我消失了，只有別人、別人、別人……都是幻影，都是鏡子裡折射出來的謊言。

（鄧先生嗚咽。）

鄧先生：不行，我一定要去證明，就算是將自己推向懸涯粉身碎骨，也得證明這一切都是虛假的、謊報的……那可笑的詛咒，只不過是老調牙的把戲。

（舞台全場燈亮。）

妻子：你在發什麼呆，快坐下呀？

鄧先生：喔……

（鄧先生隨即坐下。）

妻子：都回來幾天了，還是依然魂不守舍，工作不是暫時告一段落了嗎？

鄧先生：嗯。

妻子：那就好了……今天有你最喜歡的糖醋鯉魚、滷豬蹄拌筍和清蒸豆腐，你吃口嚐嚐，看我的手藝有沒有變。

鄧先生：變？

妻子：對呀，快吃口嚐嚐。

兒子：媽一直很擔心你……

鄧先生：擔心什麼？

妻子：小寶，別亂說。

兒子：我……

妻子：你先嚐嚐看我的手藝有沒有變。

（鄧先生面有難色地吃了一口。）

鄧先生：這……

妻子：不好吃嗎？

鄧先生：不是。

兒子：你看，爸根本不覺得奇怪。

鄧先生：只是點酸。

妻子：有點酸，是嗎？

（妻子試了一口。）

妻子：好像有這麼一點。

（兒子也吃了一口。）

兒子：你們兩個有病呀，這是糖醋魚耶，不酸酸甜甜的怎麼好吃。

鄧先生：也對。

妻子：那再吃其他的試試看。

（鄧先生在桌上猶疑著。）

妻子：那吃滷豬蹄拌筍看看……

（鄧先生動筷吃了一口，不說話。）

妻子：味道怎麼樣？

鄧先生：跟平常一樣。

妻子：跟平常一樣？

兒子：媽…爸的意思是說，跟平常一樣好吃，對不對，爸？

鄧先生：嗯。

妻子：你吃吃看那筍子，是早上剛採後送去市場的，很脆。

鄧先生：妳……算了。

妻子：你說呀，是不好吃嗎？

兒子：媽？

鄧先生：沒有，跟平常一樣。

妻子：平常到底是什麼意思，你倒是說說看？

鄧先生：跟平常一樣好吃。

妻子：平常一樣好吃？平常你在哪裡？好吃又在哪裡？我還不需要人家同情到這個地步。

兒子：你們夠了沒有，每次上餐桌吃飯都要這樣，不過就是吃個東西而已。

鄧先生：不過是吃的東西而已。

妻子：吃的東西而已？

兒子：媽，爸不是那個意思，他只是……

妻子：太久沒有回來，忘記自己的家人平常應該怎麼樣。

鄧先生：應該是怎麼樣？

兒子：爸，媽的氣話你不用多想。

鄧先生：我……

妻子：吃塊清蒸豆腐吧？

（鄧先生抬頭看向妻子和兒子，之後夾起豆腐然後破掉，反覆三次後，妻子幫忙盛到他的碗盤內。）

妻子：吃吃看吧，豆腐是手工的。

兒子：還不都一樣，誰分的出來是手工的還是加工的。

（鄧先生驚訝地看著兒子，之後吃著豆腐，然後噁吐。）

妻子：怎麼了？

兒子：爸？

（鄧先生將豆腐嘔回碗盤內。）

妻子：還好嗎？

（兒子舀了口豆腐，放進嘴裡吃著。）

兒子：媽，你有放薑啦？

妻子：啊，我忘了，因為你爸太久沒回來了，我……

（妻子連忙照顧鄧先生。）

妻子：還好吧？還是這麼討厭薑蒜呀？

（鄧先生連推開兩個人。）

鄧先生：你們究竟是誰？

兒子：爸，你在說什麼？

鄧先生：讓我吐的不是薑，也不是蒜，是豆腐，是豆腐你們懂不懂？

（三人沉默。）

妻子：但是我記得，你最喜歡吃的是豆腐……

鄧先生：是豆腐乳，是配著稀飯的豆腐乳。

兒子：爸…只差一個字，你就……

鄧先生：我就忍忍算了嗎？

兒子：媽也是希望你高興才……

鄧先生：我高興？希望我高興？

兒子：爸我沒那個意思。

鄧先生：沒那個意思，是哪個意思？

兒子：你一定要這麼咄咄逼人嗎？就連對媽和我也都要嗎？

妻子：小寶……

鄧先生：你知道那一個字兩個字對我多重要嗎？

兒子：我……

鄧先生：那一兩個字，可以差別所有事物的價值，可以區別所有高低之分，可以裁判一個人的價值，而我……只是希望，那一兩個字的隙縫裡，找到生存的原因？

兒子：所以我們也是那一兩個字的差別嗎？

鄧先生：我是說我……

兒子：我們跟你是分開的嗎？

鄧先生：我沒那個意思。

兒子：沒有？

（兒子看著那桌殘肴。）

兒子：你沒有？那是我和媽自做多情嗎？你回來幾天了，你有跟我們打過招呼嗎？你有笑過嗎？有嗎？你只是不停地挑剔著所有一兩個字的差別。

鄧先生：我只是希望能被尊重……能被愛……

兒子：那我們呢？

妻子：小寶夠了，吃飯吧……

兒子：這種東西能吃嗎？都已經被翻攪成這樣了？

妻子：我……

（鄧先生指著兒子。）

鄧先生：還有你，究竟是誰？

（兒子大笑。）

兒子：我？

妻子：（怒斥）小寶！

兒子：他瘋癲了！

（妻子摑了兒子一巴掌，之後長沉默。）

鄧先生：你……你幾年級了？

兒子：國中三年級了，上次你還參加了我國小的畢業典禮，說我怎麼長得這麼快，一下就到了你的肩膀了。

鄧先生：是嗎？真的過得很快，有些事情我們都忘記了。

妻子：你還好吧？

鄧先生：我沒事，只是有點頭昏……時間怎麼一下過得這麼快，很多東西我都還來不及記，就都已經消失了，想抓也抓不住，我竟然參加過小寶的畢業典禮，我……不對，他不是小寶，小寶不會這樣跟我說話，他也不可能會喜歡豆腐，豆腐有股腐爛沼澤的臭味，不可能，對，不可能，不可能……

（鄧先生做出作噁貌，妻子連忙倒杯水。）

妻子：喝口水吧？

（鄧先生連忙喝下，之後無力塌在椅上，恍惚地望著天花板。）

鄧先生：我……我們離婚吧？我實在想不出，我們還有什麼必須在一起的理由。

兒子：你在說什麼？

妻子：小寶，你爸只是……

鄧先生：妳愛我嗎？

妻子：我……

鄧先生：那不就好了，就這樣結束吧，我已經不知道要從什麼地方開始了，那就結束吧，打從一開始我踏進這個家，從那個地方出來之後，就注定了，我只不過是可悲這種動物。

兒子：你覺得這一切都只是像退貨這麼簡單嗎？不要了，過了收營機，銷去條碼就好了嗎？是這樣嗎？你是機器嗎？你沒有感覺嗎？

妻子：小寶，不要這樣對父親說話！

兒子：我……

鄧先生：對，我要退貨了，過了十幾年，我終於發現這個家的機能萎縮了，我要換一台，不行嗎？有人規定說，結婚證書是沒有退貨期限的嗎？有嗎？

妻子：你到底想要證明什麼？

鄧先生：我……

兒子：媽，不要再為這種人辯解了。

妻子：我認識你爸快二十年了，他只不過個脆弱的……

兒子：妳還要這樣騙自己多久？

鄧先生：對，妳還要這樣騙自己多久？

妻子：你也要這樣騙自己多久？

兒子：我們都夠了吧！

妻子：這次工作又發生了什麼瓶頸，是不是那個江部長又找你麻煩，還是哪個部屬又捅了簍子要你負責？

（鄧先生大笑。）

鄧先生：原來我在妳的面前是這種模樣，真有趣……真好玩……

妻子：我只是……

鄧先生：希望可以幫我忙，但是卻把我當作窩囊廢，真是好笑。

兒子：媽根本沒那意思……

鄧先生：等你長大了，留著對你的老婆說吧！

妻子：有必要這樣對孩子說嗎？

（鄧先生搖頭笑著。）

鄧先生：我真的認識你們嗎？我很懷疑。

兒子：媽，他……

妻子：我從來沒有這樣認為過你，一次都沒有。

鄧先生：那剛剛呢？難道那句話是從別人的嘴冒出來得？我倒想看看是誰有這麼精明的嘴。

兒子：媽，算了，妳看看他的眼睛吧？那根本不是對親人該有的，他在質疑這世上的所有一切，包括他自己，他連自己都不放過了，怎麼會放過我們？

妻子：我不會離婚的，我不想被人家當作商品退掉，至少我還有……

鄧先生：還有什麼？人格嗎？那就不該堅守這段破裂的婚姻，沒有意義。

兒子：意義？就是那一兩個字的差別嗎？

鄧先生：有時候，那是生死悠關的問題……

兒子：豆腐和豆腐乳嗎？

鄧先生：對！一個腦袋有發酵，另一個則沒有……

（妻子冷笑。）

妻子：意義？對，真的沒有意義了，一點意義都沒有，可是，我還是想不出來為何要離婚。

鄧先生：為何？妳這是為什麼，難道跟自己妥協不好嗎？妥協後妳就輕鬆了。我會把所得不動產、現金和監護權都給妳，只要妳願意跟我離婚，只要妳放棄堅持，只要妳跟自己妥協，只要妳坦承，坦承其實妳根本不愛我，就只是這樣，妳就可以獲得一切，自由、金錢和孩子。

妻子：這一切沒有意義……

鄧先生：為什麼？

妻子：離婚後，那一切都只是家庭的破碎物，我要它們幹嘛？用來被尖銳的回憶割傷嗎？

兒子：媽，算了吧！他都願意給妳一切，就算硬留住他也不會幸福，而且他已經不愛妳了。

妻子：你到底要證明什麼？有什麼證明，好讓你這麼奮不顧身。

兒子：媽……

妻子：工作嗎？還是理想？不，這對你而言，本來就是同一件事物。

兒子：算了吧，媽……

妻子：有這麼重要嗎？連家都可以不要嗎？理想終究只不過是躲在鳥巢裡未孵化的蛋而已。

兒子：媽，真的……算了吧。

妻子：你說說話呀？這只是玩笑話吧，其實你討厭的是豆腐吧？我真的記得是豆腐……真的。

（妻子大哭。）

鄧先生：我有喜歡的人了。

（兒子向前和鄧先生扭打，妻子勸阻，餐桌上的食物碗盤飛散一地，之後三人累倒，各佔據餐桌的一角。）

兒子：有必要說這種話嗎？就算是真的，你也……

鄧先生：真的？

（鄧先生冷笑。）

妻子：那個女人對你好嗎？

鄧先生：好嗎？

（鄧先生又笑。）

妻子：好嗎？

鄧先生：很好，會幫我燒一桌的菜，等我回來……

妻子：是嗎？那很好。

兒子：你們真是夠了。

妻子：那她會幫你偷偷藏在床下的髒衣褲和襪子拿出來洗嗎？

鄧先生：會。

妻子：那她會記得你只抽半支的煙，另外半支爲了懷念在天的父親？只喝某個年份的酒，只因那個年份是你最愛的明星過世的那年？或者咖啡只加鮮奶不加糖，只爲了……

鄧先生：她都會。

妻子：她記得那個求婚的雨季嗎？她會忘記很久的以前，從現在……

鄧先生：都會。

妻子：是嗎？那很好，很好……那我們……離婚吧？

兒子：夠了……你們，那是什麼邏輯，什麼叫做會，什麼叫做這樣很好，就離婚吧？你們是在玩遊戲嗎？是在集點樂嗎？集滿三個會就兌換獎品嗎？這樣好玩嗎？

鄧先生：妳會忌妒嗎？

妻子：不會。

鄧先生：會怨恨嗎？

妻子：不會。

兒子：媽？

妻子：這樣就可以了嗎？

鄧先生：嗯。

妻子：最後跟自己妥協的是……

鄧先生：或許是我……

妻子：你根本沒有外遇沒有所謂的女人，有得只是你一人，懦弱的一個人。

鄧先生：不用再安慰自己了……

妻子：我終於明白了，原來你……

鄧先生：有這麼一個人，我可以隨時將她帶到妳的身旁。

兒子：你們……

妻子：當然可以，因爲那個女人就是我。

兒子：你們在說什麼？

鄧先生：不對。

妻子：之前組織的劉部長已經來過家裡了，他說你已經被政府抓進集中營的事，當初我也以爲你不會回來，但是當你回來的時候我就知道，劉部長口中說你或許會死的意思了。

鄧先生：你在說什麼？

妻子：我在說，你怎麼可以這麼自私，當你需要一面鏡子的時候，我們就必須當那面鏡子，而且不可以抵抗。

鄧先生：我沒那意思……

妻子：要離婚嗎？

鄧先生：我……

兒子：媽？

妻子：我想我的堅持終於必須棄守，也沒有必要。我一直以為自己在防衛的是道希望的牆，但是沒想到，那道牆的背後其實也不過是片荒蕪的沙漠，我的堅持，在爬上那道牆，見到那片恬靜的莊園化爲荒蕪的沙暴的同時，也就瓦解了，剩下的只是有氣無力的呻吟聲。

鄧先生：所以我只是那道可笑的牆？

妻子：不是，你原本還是那道牆之後的幻影，我尚未爬上牆之前的，以為是片肥沃恬靜的莊園，但沒想到，只是仙人掌、蜥蜴和臭鼠的蠻荒邊界。

鄧先生：原來我們的婚姻是在互相利用。

妻子：沒有，從來沒有，有的只是我一廂情願的真實。

兒子：那我呢？

鄧先生：我……抱歉。

妻子：不要靠其他人來證明，你就是你，然而用抱歉兩個字來打發你的人，更不需理會，他終將不知道自己的所在，終期一生都在流浪，都在渴望依歸。

兒子：我……

妻子：那離婚吧？

鄧先生：我們……

妻子：你根本沒想到我會答應吧？我終於知道你在幹嘛了。

鄧先生：我只是……

妻子：我也沒想過，但是你讓我開始思考了。

鄧先生：那你愛我嗎？我愛妳嗎？妳是真的嗎？我有感情嗎？

妻子：我不知道，那你自己呢？

鄧先生：我沒有自己了。

妻子：愛？有這麼重要對你嗎？假如我說，愛你。你會真的相信嗎？

鄧先生：是……真的嗎？真的嗎？那我會說，謝謝妳，真的。

兒子：你們到底要離婚什麼？

妻子：因為沒有什麼了，什麼都沒有了，因為那些曾經有過的，終於有一天回過來證明，現在我們的荒蕪。我們不可能再假裝某些東西，那些東西已經回不去了。

鄧先生：當我沾滿著滾燙的鮮血的同時，就已經回不去那個純真的時代，而永遠靜止的幸福，也因此開始轉動，有了被命名的時間和倒數的數字。

兒子：我不懂，你們只要再牽手，再一起吃飯，再一起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就可以恢復到以前了呀？

鄧先生：真的嗎？

兒子：真的。

鄧先生：謝謝你。

（鄧先生摸了兒子的臉頰，而後回頭看向妻子，之後再看向兒子。）

鄧先生：我該走了。

（鄧先生望著妻子。）

鄧先生：幾天後，我會把離婚證書寄給妳，上面會有我的簽名，之後約個時間去
 趟律師樓吧？

妻子：就先這樣……

鄧先生：嗯。

（鄧先生下。）

兒子：爸……媽？爲什麼讓他就這樣走了。

妻子：他有自己的地方要去。

兒子：不對，妳可以把他留下來呀？

妻子：那個地方是在他的心中，就算如今我們將他留下，他心中那股慾望和證明的野獸，也將會將我們這個家的牢籠給掙開，踏上他的回歸之路。他現在已經不用相信任何人，只有在傷害別人的過程中，去確認自己和證明自己的存在。但是……是這樣嗎？我已經無法分辨，我們真的只是那面鏡子嗎？還是也只不過是那沙漠中一閃而過的幻影而已？

（兒子欲想將妻子從囁語中搖醒。）

兒子：媽……

妻子：我累了。

（妻子癱軟在椅子上。）

（燈暗。）

第四場

地點：恐怖組織內部

（舞台上分為兩個區塊，A 區塊為黃先生的辦公室，B 區塊為恐怖組織的內部；A 區塊只有一張辦公桌和沙發椅，B 區塊則完全空無一物。）

（B 區塊有爆炸聲、火光和警報聲，探照燈在舞台四處迅速遊走，直到照到在武臺中央的鄧先生為止，一切都靜止。）

鄧先生：沒想到我擁有一切的起點，竟然會成為我失去一切的終點，所有的記憶所有的人員，在當初和我一同進到這髒亂混雜的組織的那批人，全都消失的無影無蹤。像場陰謀，一場搬家計畫，一夜之間所有的同袍都被替換成年輕的小夥子，像是被調包後的時空，一群只有理想和反叛精神的蠢蛋，像是當初的我們，除此之外什麼都沒有，然而這青春才所以無敵，真好真好！

（爆炸聲、火光和警報聲又四起，探照燈又在舞台四處迅速遊走，之後再照到鄧先生時靜止。）

鄧先生：我……已經認不得回家的路了，家庭多脆弱的名字，我只要輕輕一碰，就像是多年龜裂的劣質油漆，一片片的剝落。或許有人會說，是我手賤，但是我無法不去挑戰，不去挑戰那威脅我生存和自尊的一切，都要怪他，都要怪他們，那群在政府光明背後的影子，是他們挑釁我，佔領我，使我喪失一切，喪失最後一塊開始的領土。如今，我又回到這荒漠邊境的可怕禁區，我要去證明，我過去一切的信仰和理想，都是至高無上的真理和正義。如此，就算是什麼人造人，對我而言，都只是哄騙小孩的低級笑果。

（爆炸聲、火光和警報聲又四起，探照燈又在舞台四處迅速遊走，直到照到衛兵隊為止；衛兵看到鄧先生大叫。）

衛兵 B：站住！

（鄧先生下；爆炸聲、火光和警報聲又四起，探照燈在舞台四處迅速遊走，又逐漸平息。A 區塊燈亮，黃先生坐在沙發椅上，不停地沉思後，又抬頭望向牆上的時鐘；而後有士兵上。）

士兵：黃部長，政府的軍隊已經進駐到第五區了，需要下什麼指示嗎？

黃先生：這件事情應該問問許部長的意見吧？

士兵：但是許部長……

黃先生：他又喝醉酒了嗎？

士兵：是的。

黃先生：先在第四區域挖三排壕溝，第一層壕溝先埋地雷，第二層壕溝則淨空，第三層壕溝部屬一些游擊隊，之後所有人員撤退到第三區，在第三區以重型武器待命。對了，還有第一層壕溝，是雙層壕溝，你跟趙指揮長講，他就知道了。

士兵：是的。

黃先生：你放心吧！明天就沒事了，戰爭有時不過就像是遊戲，達成協議後，就只是將棋子擺回原來的地方，要不然怎麼下下一盤棋？

士兵：是的。

黃先生：你還有事嗎？

士兵：是……

黃先生：快說吧？

士兵：剛剛有人潛入組織內部……

黃先生：喔，你們不用管了，那是我的客人。

士兵：是的。

黃先生：只是最近的客人還真多，三天裡面，竟然有五個，再加這一個，就六個了。

士兵：黃部長，我……

黃先生：我知道，你父親進集中營的事，我會盡量幫忙的，你先下去吧……

士兵：是的。

（士兵下；黃部長抬頭持續看著時鐘，不時地沉思又抬頭。）

（王先生上，作勢敲門，發出敲門的音效。）

黃先生：請進。

王先生：不好意思，來遲了。

黃先生：沒關係，要喝點什麼嗎？

王先生：不用了，只是有點喘。

黃先生：白開水吧？

王先生：那好，謝謝了。

（黃先生拿起桌上的電話。）

黃先生：拜託，一杯白開水。

王先生：謝謝了。

黃先生：政府那邊的意思是怎麼樣，照這樣打下去，不用多久，真的會打到我們內部裡面來呢！

王先生：放心，政府跟組織可是唇齒相繫，怎麼會輕易地讓組織被消滅掉。

黃先生：但是這次他們竟然連第五區都敢動了，之前說好，最多只打到第六區，結果……我不想多講，但是你也知道，第五區裡面，有多少是出資贊助組織的大地主。

王先生：我說，你是真的不懂，還是假裝不懂呀？

黃先生：你這什麼意思？

（士兵作勢敲門聲。）

王先生：先別生氣……水來了。

黃先生：請進。

士兵：黃部長，這水？

黃先生：客人的。

（士兵將水拿給王先生，之後士兵下；然後鄧先生偷偷上，躲在門旁。）

黃先生：你剛剛的話是什麼意思？

王先生：先讓我喝口水。

（王先生喝了口水。）

王先生：是第五區的大地主要求的。

黃先生：什麼意思？

王先生：他們要求政府打到第五區。

黃先生：爲什麼？這對他們不利呀，甚至他們的房子、家園和農地都會受損。

王先生：他們根本不在意，他們要的是形象。

黃先生：該不會……

王先生：你猜得應該十之八九，他們畢竟是商人呀！

（黃先生笑。）

黃先生：這種事他們也作得出來呀？

王先生：當然呀！要不然你以爲他們要政府攻打第五區是爲了什麼，就是炒高農產品的價格，你想想，第五區可以是全國的農業大鎮，佔了主要的農產品的百分之七十，我們別的不說，說剩下的那百分之三十，有一半都要仰賴國外進口，所以說，假如那百分之七十的農產品都因爲戰爭毀損了，那剩下的呢？根本就是隨市喊價了。

黃先生：不對呀？但那百分之七十都是第五區的大地主們的呀？

王先生：政府今年已經開放讓所有的外銷農產品，都由第五區的大地主們壟斷，而且重點是，你覺得那些大地主有這麼笨嗎？他們當然是趁戰爭之前，就把主要的農作物採收了，剩下的，都是些菜葉、根莖等農業廢棄物，被戰火一燒還可以當肥料，他們可是算得精呢！連一分錢都不肯少賺。

黃先生：所以這次的戰爭，是第五區的大地主和政府商量好的。

王先生：這當然，他們連時間和進度都商量的一清二楚，什麼時間攻打到哪裡，什麼時間用什麼大型的武器，甚至第五區的大地主還要求政府提出企劃書呢？

黃先生：難怪，這次他們連叫一聲都沒有，就乖乖地被政府打，原來還有企劃書

呢？他們真不愧把資本那套學得透徹，又假裝自己是被資本剝削的受害者。

王先生：可不是，聽說企劃書的最後還有所謂的保護條款，假如政府不按照企劃書打的話，他們可以提出國家賠償，如果有一棟屋子或者農田遭受到毀損的話，要以十倍的金額賠償。

黃先生：真是吃人不吐骨頭，只是政府也太好欺負了吧？

王先生：你太不了解政府了。

黃先生：當然，畢竟您都在政府裡頭待了幾年了呢？

王先生：別說這麼酸的話。

黃先生：那你說說看政府怎麼了？

王先生：政府才是真正不吞骨頭的大資本家，你真的以為它會這麼輕易地讓第五區的那些大地主們，喊東就往東，喊西就往西嗎？你太小看政府不知羞恥的野心了，它是要把那隻不知進退的血蛭餵得飽飽的，讓牠吸到不能再吸的時候，再將牠一口氣榨乾。而且還可以公告全國說，它把貪贓枉法的資本家給鏟除了，但是最後他們口中的那隻假資本家，不過只是真正資本家手中的棋子而已。

黃先生：那我們呢？

王先生：這是個好問題。

黃先生：也會像第五區的那些大地主們那樣？

王先生：或許吧！畢竟我們現在在幹得也不是什麼好事，你要知道，這場遊戲，不是每個人都玩得起的，你看看那些出去組織的弟兄們，有哪個是好下場的，除了少數幾個，但那少數幾個就是我們，知道政府和組織勾當的人，但是我們也是在另一方面陷得最深的人，甚至沒有辦法翻面。

黃先生：我不認同，我們只不過是……

王先生：別說這麼不負責任的話，反正我今天是來告訴你，第五區的戰事不用太多心，你就照常吩咐下去就好了。

黃先生：我們沒有做錯什麼，做錯事情的是這個國家，是這整個政府，還有那些政客。

王先生：是嗎？你真的這樣認為嗎？

黃先生：我們只是……

王先生：只是幫兇。

黃先生：不是……

王先生：總有一天，你外頭剛剛幫我送水的那位士兵，也會走上其他人的道路，不是戰死就是家破人亡，這是一整個龐大的國家體制，那是我們的信仰和教條，除非你願意……

黃先生：願意什麼？

王先生：欺騙自己，和那些在集中營的弟兄們一樣，還有小陳在集中營死了。

黃先生：什麼？

王先生：聽說是病發身亡的，聽說……

（黃先生低頭不語。）

黃先生：爲什麼不一開始就告訴我……

王先生：因爲不重要。

（黃先生抬頭。）

黃先生：什麼？

王先生：在你拋棄他的同時，一切都已經變得不重要了。

黃先生：我……

王先生：別以爲我不知道，當初政府和組織聯手剝削這個國家的同時，你們都是知情的，只是小陳選擇了不妥協，雖然他也沒有反抗，畢竟他憑什麼反抗，他只不過是個小小的士兵，就算做爲一個人民而言，他也無力去對抗那整個大機構和論述，當然跟你比起來……

（黃先生站起來揍了王先生一拳。）

王先生：清高了許多。

（王先生大笑。）

黃先生：你……

王先生：不好意思，我在政府的審問機構待久了，都有點忘了怎麼正常地說話，你知道嗎？幾年前我跟我老婆離婚，就是一直詢問她爲什麼要活著，爲什麼要一直奉獻犧牲在這個沒有意義的家庭，結果她隔天竟然懦弱的自殺了，其實我只是想說，妳的生存還有妳爲了這個家庭所作的一切，都是非常值得的，都是讓我非常由衷地感謝，只是沒想到，沒想到……

（王先生大笑。）

黃先生：你回去吧！

王先生：聽說他在集中營死的時候，非常安祥。

黃先生：是我背叛了他，當初組織只想取一個人當他們和政府間的幹部聯絡人，那時候我急需要這個地位，因爲我所愛的女人，他們家族的所有人都看不起我，看不起我只是個連房子有漏水都補不起的流兵。所以我需要那個位子，所以我需要讓小陳失去他的一切，讓他無法接下那份工作，那次的廣場爆炸，根本沒有轟炸到他弟弟，他弟弟是我親自用手榴彈炸擊得，那時候我也不知道是失了什麼心狂，只想到只要娶到那個女人，我什麼都願意，就算把心賣給魔鬼。

王先生：這是辯解嗎？

黃先生：幹你他媽的！

王先生：但是小陳卻爲了這件事，愧疚一輩子，只因爲你的自私。

黃先生：在他再回到組織不久後，我告訴了他一切的真相，他只是笑著流淚，之後再也沒有回來了。

王先生：所以他可悲地原諒了你？

黃先生：沒有。

王先生：他原諒了他自己？

黃先生：沒有，只是一切都已經變得不重要了。

王先生：對呀，一切都不重要了。

黃先生：政府和組織勾當，之後去剝削資本家、大地主的金錢和人民的希望，一切都只不過是透過戰爭這個劣值的形式……

王先生：我想沒有人會料到，這整個內亂的戰爭是假的……

黃先生：那些有理想的年輕人，和當初的我們多像，一股無暇的熱情，最後只會剩下焦油般的惡臭和血腥。

（王先生大笑。）

王先生：不行這太好笑了，我竟然要哭了，這模樣也太可笑了吧，是老了……

黃先生：您可不能恐慌，要不然政府會跟你要大量的稅金，說這是要行保護令，以免你受恐怖組織的迫害。

（黃先生大笑。）

黃先生：我們這是幹嘛……

王先生：對，這是幹嘛……

（黃先生和王先生齊聲大笑。）

王先生：我們好可悲，原來孤獨是這樣的滋味，當所有人的都走光了，森林也會逐漸地變成沙漠……

黃先生：就像這一場自導自演的內戰，只不過是壓榨這個沒有名字的國家，最後的一滴油水和希望，而我們……

王先生：都是可敬的幫兇。

（鄧先生拿著刀進入黃先生的辦公室，黃先生和王先生兩人大驚，之後又大笑。）

黃先生：終於來了，我們真正的客人。

王先生：你來晚了，我還以為你會更早一些，畢竟你也曾經是組織內的人，什麼時間守衛最少，你應該也清楚不過了。

黃先生：我想，他是在門口偷聽不久了。

王先生：喔，組織教你的偵查本領還真透徹。

鄧先生：廢話，你們剛剛說得……

黃先生：你看，他剛剛就在就門外了。

鄧先生：少廢話，快說，要不然我會殺了你們。

王先生：求之不得。

鄧先生：你瘋了。

黃先生：沒錯，這整個國家都瘋了。

王先生：我在審問室的時候不是有教你嗎？這裡……

（王先生指向肋骨中央。）

王先生：這裡呀！把刀子從這中心下約三公分處，將其下彎然後朝上方伸刺，既可以躲避掉肋骨的保護，也可以將我們輕而易舉的殺死，多快速俐落的方法。

鄧先生：你曾經說過我是人造人？這是真的嗎？
王先生：假的。
鄧先生：怎麼可能？
王先生：你怎麼可能當真呢？那只是一個遊戲，我一開始就說了，那是場可笑的遊戲，就像是這個國家一樣。
鄧先生：你怎麼可以……
王先生：那你怎麼可以……
鄧先生：我怎麼了？
王先生：你傷害了任何一個關心你的人了吧？
鄧先生：我……你怎麼知道？
王先生：遊戲一開始的設定，就是這樣，有三顆球，紅、白、藍，鮮血、自由和理想。人生就像球一樣，總會回到原點……
鄧先生：然後呢？
王先生：其實我只是在亂說而已……
（鄧先生無言。）
黃先生：你……
王先生：你別管。
黃先生：算了。
鄧先生：但是集中營裡的人，他們都……
王先生：相信我說得話嗎？
鄧先生：對呀！
王先生：誰跟你說得？
鄧先生：他們都覺得自己是……
王先生：人造人？
鄧先生：對呀！
王先生：你怎麼知道？
鄧先生：因為他們說他們覺得這樣比較好……這樣比較好，比較好……
王先生：你懂了嗎？
鄧先生：爲什麼會這樣？
王先生：因爲自己。
鄧先生：我不懂，爲什麼這樣比較好？那我呢，我呢？
王先生：你回家吧！
鄧先生：回家？
（鄧先生大笑，之後下場。）
黃先生：你……
王先生：我只是希望，他可以回家，可以開始思考，可以開始很多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固執在那無謂的理想和正義的監籠裡。
黃先生：那我們呢？

王先生：我今天還有另一件事跟你說，那就是今天第五區的戰爭，會直接攻打到組織的內部，並且順利的話，明天就可以被剿滅了。

黃先生：你說什麼？

王先生：指令是我假造政府高層的指令下的，只要組織被殲滅了，政府也就沒有可以繼續剝削人民的理由了。

黃先生：但是假如事後被發現，你……

王先生：沒有我了。

黃先生：但是就算組織真的被消滅，政府也會另外再成立一個組織來對抗……

王先生：那麼，那個組織就由你來當任吧？

黃先生：什麼？

王先生：其實小陳從來沒有怨過你，這是他給你的信，我從他的行李底層的內袋找出來的。

（王先生將信給黃先生，黃先生將信打開來看。）

王先生：他希望你替他終結這場他無能為力的慾望鬥爭……

黃先生：但是我能做什麼？

王先生：成立一個真正的反對組織，而不是政府底下的一個部門，你懂我的意思。

（黃先生讀著信啜泣。）

黃先生：那你呢？

王先生：我有自己的地方要去。切記，現在那群盲目無目標的年輕人，他們或許不會走上我們當初的那條路，只要你懷著當初那顆赤誠的心，他們就會像是白紙一樣，重新開始。

黃先生：但是……

王先生：別說了，我還有事要去……

黃先生：我知道。

王先生：人的一生最怕的事情就是不會去思考不會懷疑，那麼什麼也都不會存在，也都會消失，我們不能讓我們的下一代也這樣，一直服從在大敘述的威權之下，我們必須給他們一個完整而寬闊的天空，讓他們自己去選擇怎麼樣的景致和生活。我祝福你……

（王先生親吻黃先生的頭頂，王先生下。）

黃先生：我也是。

（A 區塊燈暗；B 區塊燈亮，鄧先生已經站在光圈內。）

鄧先生：一切都完了，我的生命不會再有任何的開始了，那些人污辱我的生命，將我的意志當作玩具一樣玩耍，我已經恢復不到當初了，我被質疑，並且玷汙，我有的只是泥濘不堪的混亂和被侵犯，我……已經不存在，什麼遊戲，遊戲本來就可笑……

（王先生上。）

王先生：你怎麼還在這裡？

鄧先生：我怎麼還在這裡？你竟然敢問？

王先生：我？

鄧先生：你擾亂了我的生活，我的價值觀，我的家庭及其一切我認為對的事情，我已經回不去了，回不去我那不堪但卻幸福的過去。

王先生：我只是希望你去懷疑，去睜開眼睛看這個世界，我只是……

鄧先生：你只是……收回你那可憐但假裝高貴的正義感吧……你只不過是隻廉價的老鼠，在小丑的鼻子上跳舞，你有的話語，都假裝自己可以是為神，你以為你的話騙不過任何一個人嗎？只可惜，就有一個傻子，不偏不移地被你欺騙了，他真的以為自己就是那具沒有靈魂的軀體，那可悲又卑賤的破銅爛鐵。

王先生：但是從現在開始，你可以拋棄掉所以一切過去的束縛傳統，開始自己的人生，可以……

鄧先生：現在的我，多麼希望自己不是人呀？因為我相信了你，相信了你那可笑的真理……然而現在，我要你親眼看到你惡毒的謊言成真，我要你為了那可笑的遊戲付出代價，我要你一生一世都記得自己是多麼不端重的人，我要你的良心永遠只剩下一半，我要你切記，所有的玩笑都只能開到一半，我要你終身不會遺忘，有一個人他的純真是世界的總合。

（鄧先生拿起衣縫裡的短刀，往自己的心臟由下往上彎刺進去肋骨，直進臟腑；鄧先生倒下，王先生驚恐地望著他。）

王先生：我……

鄧先生：我的手法還完美嗎？把刀子從這（王先生指著肋骨中央）中心下約三公分處，將其下彎然後朝上方伸刺。

王先生：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希望幫助你……而已。

鄧先生：我從來不需要幫助，需要人家幫助的一直是你。

王先生：我……真的…很抱歉……

鄧先生：你知道當我照著鏡子時候，我看見鏡中的自己，竟然是個四不像的鐘樓怪人時，那種憤怒、失望和無助嗎？

王先生：我只是了解這個國家，並不是你想像中的……

鄧先生：我一直知道，只不過，你的行為和你所痛恨的國家有什麼不同嗎？你最終也只不過是個壓榨別人心靈的資本家。

（鄧先生斷氣。）

王先生：錫人對著陶樂絲說，妳聽我終於有心跳了……

（王先生跪下。）

（燈暗。）